



老城墙的温度

□黎强

老城墙是有温度的，轻轻一摸，由手入心。沉默无言中的那份热、那份暖，会让人忍不住掉泪。

在江津老县城北固门街，至今保存着一段老城墙遗址，坐南向北。残存的古城墙遗址从北固门向东延伸不到300米，最高处达5.8米。仅此残垣，也能让人想象出古城墙当年的宏伟风貌。这座城墙始建于明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七月，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因战火破坏，正德九年重新筑起石城。城墙周长一千零八丈，高一丈八尺，设有迎恩、通泰、嘉惠、临江、德胜、西镇、南安、东阜、北固九道城门，每道城门都建有城楼，足以想象老城墙当年的恢宏气势。

新城拔地而起，现代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却丢不下老城里那些带着岁月的痕迹。闲

暇中时不时还去老城墙遗址走走、看看、摸摸，用脚步丈量历史的长度，用眼睛去审视城墙的高度，用双手去感知城墙的砖石里从不退却的温度，伫立在历经沧桑的老城墙下，心底升起莫名的敬仰。

眼前的城墙石早已经风化，袒露出石头的筋骨，层层叠叠、安安静静地垒砌在那里，一身都是岁月流逝的痕迹。触摸这些无言的石头，仿佛触摸到城墙坚实的肌体，厚重、沉稳、富有力量，护卫着城里百姓的安宁，让烟火气飘荡在市井巷陌中。

头顶上，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种下的黄葛树和银杏树，从老城墙的腰间顽强地伸展出来，撑开生命的晴空，迎着阳光雨露。即或没有一抔泥土作为养分，它们的根系裸露在外，紧紧抓住城垣，咬住石缝或贴紧石

壁，不畏风吹雨打地蓬勃着生命的绿意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走走停停间，思绪不知不觉回到了遥远的童年时光。城墙根下的野草啦啦啦啦茂盛着，蝈蝈在草丛里鸣叫，吸引一群野小子扑过来扑过去，把逮着的蝈蝈放在透明的玻璃瓶中，脑壳碰脑壳地欣赏玩耍半天。树上的蝉鸣飘进孩子们的耳鼓，像把童心勾去一般，仰头望着树荫，小眼睛极速搜寻。在老城墙巷陌里飘过来母亲“回家吃饭啦”的声音，依然还在老城墙荡来荡去，恰似城墙人家简单而朴素的风气。

老城墙教会了屋檐下的人家与邻为善，哪家摆在门口的煤球炉子熄了，隔壁的肯定会帮忙生火，不让辛苦的邻居回家还冷锅冷灶的。突如其来的偏东雷雨阵阵雨来了，在家的邻居首先是抢救隔壁人家的衣物之后，才抢救自家的衣物。左邻右舍间借半勺醋、讨一勺盐很是有趣，相互之间均是客气有加，哪怕是刚刚才拌嘴斗气的两隔壁，这会却像姐妹兄

弟一样，之前的事早已翻篇，留下的是“千金难买邻里亲”的情谊。

在仅存的城墙遗址前，竖立着一块刻着“古城墙遗址”的石碑，凹刻的文字笔画里浸满岁月尘埃，像在追忆老城墙远去的故事，也像是在诉说老城墙的历史价值。在这里，一转身，一回头，俯仰之间似乎还可以听到城墙人家的嘈嘈杂杂、林林总总。这就是老城墙留下的文脉之根、人脉之魂，被老城墙的温度烘烤着、裹挟着，从没有冷却与熄灭。

走出老城墙遗址的路口，蓦然回首，也深切地感知老城墙也在目送我似的。我在心底里默默地对老城墙说，如今城市的灯火辉煌，也是在你曾经的梦想中升起的，而崭新廓一江两岸的现代风貌，更在感谢你当年筑牢的原始根基。

哦，老城墙的温度，像一种与众不同的基因，早已经渗透传递在城墙人家的血脉中，代代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夜霜(外二首)

□紫影

总是习惯在午时或子夜时分
准时去看你

我轻轻地来，悄然注目你
在窗外撕破一页纸缝，透过灯光处朦胧的距离
看你写诗

每一次从你侧身的安然状态里
享受你的背影，感受你微笑的温度
他诉相思

今夜，我把诗歌的旗帜插在头上
仿佛曾经的山冈，长满黄花
然后转身优雅离去

那时花开

白杨树下的影子
跟随虚幻的一阵风掠过苍凉
倘若我把冬天捻碎
那时花开
秋天的树叶在这个季节落下来
等我离开后
温暖与想念就变成了水

雪蝶

在丽江
感觉琥珀的游走
影子倒映在水纹里流失
倘若沿空投下一枚硬币后，池井盛开白花
看一些雪蝶在阳光下飞舞
风，停留在彼岸发呆
隔一条河的他啊！就与我擦肩
（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会员）

霜降是我喜欢的

□李举宪

霜还是降下来了，在太阳出来之前
她们四姐妹冰清玉洁，来自天外
我开门一看，在草地上，垃圾袋上
把那些脏兮兮的东西都粉饰了一新
变得好看了，我喜欢看她们
只希望太阳晚一点出来
人有悲欢离合，一点不假
其实我也知道霜降是打前站的
冬天的门即将打开，父亲的骨头再硬
也硬不过岁月的刀锋
村里有些老年人熬不过寒冬
往往我听到锣鼓家什一响
心里就隐隐作痛
希望这些霜降在父亲的空隙里
降到父亲的土地上
帮他多杀死几个害虫，来年省几个钱
如果我新近从聊斋出来
霜的四姐妹都痴迷上我，而忘记其他
忧伤会装进三月的套子里
这些霜，她们四姐妹我是很喜欢的
有了她们，我会更聊斋
（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）

衣旧情深

□宋燕

每到换季，腾挪衣箱总像是一件盛事。当季的衣衫拣出来，过季的衣衫放进去，一件件地铺叠、收拣，像是小心翼翼地碰触着那些锦绣的流年。

这世间，书可用来安放灵魂，衣却用来承载肉身。所以，我常常想，如果灵魂有形，那一定是身上衣衫的样子吧。

我的衣箱里保留着近三十年来的旧衣。有时，我会选择一个悠闲的初夏清晨，或幽静的暮春午后，将这些衣物拿出来重新穿在身上。旧衣上身，恍如重回少年，记忆里那段最为葱茏的年华，就这样轻飘飘地置于眼前。

至今记得，很多年前那个初夏的黄昏，我穿着襟前绣着一朵紫丁香的月色长裙，站在一棵盛开的紫薇树下等他。彼时，晚风轻拂，紫薇含香，被风吹起的裙角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脚踝。青葱校园里，骑着自行车的少年如光影般从眼前掠过，唯留下轻灵的歌声如珠玉般划过耳际：“栀子花，白花瓣，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……”

一件旧衣，亦是一段流年。打开衣箱，面对这满箱裙袄，我能准确说出它们购于何时何地，曾穿着它们遇见过哪些人、经历过哪些事。我会给它们起名字，墨绿斜襟的中式小衫叫“纳兰词”，粉红亚麻宽身长裙叫“醉扶归”，白色锦绣短袄叫“月如银”，藏青高腰阔腿裤叫“一丈青”……

这些年，为了这些旧衣，生生把自己

过成了节衣缩食的苦行僧。节衣，因为旧衣占用了太多地方，我不得不严控购置新衣；缩食，是因我千万不能发胖，但凡哪天感觉这些旧衣腰身紧了，或领口窄了，便会让我颓丧。仿佛只要能穿上这些旧衣，青春便还在，我便还是当年那个青春飞扬、意气风发的我。

母亲常常抱怨，这些旧衣既占地方又生灰尘。我想，旧衣如离人，相离，只是一瞬间的决定，可想再要找回，却是此生再也无法。就像当年，紫薇树下，我曾真心等过的那个他。

前些天，穿着十六七年前的一条长裙参加老友生日聚会。时隔多年，那裙依旧簇新，红衫翠袖，裙裾飘飘。对着明亮的穿衣镜，我不禁欢喜地转了一个圈，心想，原来时光从未流逝，我还是当年的那个我。

聚会上，有朋友一脸坏笑地看着我：“你穿的这裙，是女儿的吧？”我正要反唇相讥，另一朋友摇摇头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依旧死乞白赖地倚在青春的门槛。”还有一朋友说：“立足当下，向前看。”然后哈哈大笑。那一刻，我刚刚还理直气壮，突然就像一块苦涩的干柴生硬地塞进我的嘴里。

对着宴会厅里明亮的玻璃窗，我看着自己的身影，粉色的长裙将一张瘦黄的脸衬得更瘦更黄了，长发齐腰，可已是星霜点点。我突然觉得，

那裙子再怎么簇新都如同一片萎黄的落叶。落叶本该归根，可这枚落叶却偏偏还招摇地挂在枝头。春去秋来，绿叶渐凋，可知那萎黄的秋叶，就算永不萎落，亦早已不是当年的绿叶。

或许，新与旧，如呼与吸，如潮与汐，如日升月落，如星移斗转，如四季轮换。与其与往日生死纠缠，莫如挥别前尘，洒脱前行。

聚会散了的时候，我特地去了一趟附近的商场。前几天看到一套职业装，蓝白相间的条纹，窄衣短裙，成熟、干练又干净。所谓旧梦有痕，那些少年过往早已如少年时的旧衣，贴着我肌肤，融入我的血脉，在天时地利人和般地生成为现在的这个我。既然离人不可留，旧衣又何苦要长相守？

我微笑着换上新衣，向营业员挥挥手，再转身大步向前走去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）



老犹的同行相亲路

□陈劲

“我说的相亲，是亲人那个亲！”人还没进关坝镇雷峰垭家庭农场的门，老犹那口敞亮的嗓门就先传了出来。

汽车喇叭声刚落，一个皮肤黝黑、浑身透着泥土劲的中年汉子就笑呵呵地迎了出来，把我们请进院坝。我向同来的朋友介绍：“这就是农场主犹绍华，全国的农业劳模。”“老犹，又在‘切磋’了哇？”

“农闲嘛，喊附近几个种果子的，一起来摆摆龙门阵。”他笑着把我们引进屋，炉子边围坐的几个人也都抬起头，阮钦杰、杨凤琴、刘荣桂，这几个我都认得，老犹帮他们的那些事，都在我心里。

我没多绕弯子，直接说明来意。老犹一听，更干脆：“都是搞生态果子的，那就不讲客套，直接到园子看！”他顺手抄起一把果剪，带我们一行人往果园走。一路上他说，园子里有五千多棵雪梨，“圆黄”“六月雪”“黄金梨”三个畅销品种。

“别人是‘同行相轻’，你倒好，搞的是‘同行相亲’。这里头有啥门道没？”我问。他直摆手：“有啥子门道哟，都是家常便饭。”

几年前，阮钦杰从煤矿下岗回村，不晓得做啥。老犹主动上门，带着他把地里转了个遍，最后决定种枣树。从那以后，买苗、栽树、管护、卖果，老犹全程帮扶。前年春天，阮钦杰的果树害了病，急得发视频找老犹诊脉。不到半小时，老犹就风尘仆仆赶到，水都没喝一口，直接钻进了果园。

我以前在关坝镇工作时就知道，老犹帮人从不搞虚的。他总是直接下地，抓一把土，看几眼树，就凭这，就晓得他有多实在。

“那要是外地同行来问技术，又咋办？”

“那就靠这个机器啰。”老犹指了指手机笑起来。他说这些年通过电话、微信帮人，次数早数不清了。真要遇到“疑

难杂症”，他还跑去别人果园里，选棵树，开直播现场讲。如今，他是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智库的“土专家”，每年分两季，教大家除草、修剪、施肥的关键技术。

有人开玩笑：“你还是把技术藏倒点嘛，不怕别人抢你生意啊？”

老犹一听就笑了：“乡亲们的钱袋子都鼓起来了，我心里才安逸！”他说，同行相轻是旧习气，不利于产业做大。他要带头打破这个老规矩，让更多同行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。

老犹，你说得好，做得更漂亮。原以为你只是个黑黑瘦瘦的致富能手、不怕苦累的劳动模范，现在才晓得，你更是一个真心爱农业、践行“同行相亲”的新时代农村党员，一个成人之美、受人信赖的乡村振兴带头人。

老犹，必须为你点个赞！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）